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達摩出身傳燈傳 達摩出身傳燈傳

玉帝降神出世 菩提達摩禪師，南印度香至國王第三子也，姓刹帝利，初名菩提多那，性極聰慧，質極純篤，好善佈施，名聞里閭。早年有志沙門，第未得高人印證。及遇二十七祖般若多羅遠來行化，香至國王方崇奉佛教，接見多羅，即隆禮供養，賜施以無價寶珠，又命三子師事之。故達摩得為南渡始祖，其源流蓋出此處。

多那??正純良，早歲勤修上寶航。

後得高人為點化，渡南作個破天荒。

美國王詩：

國王奉佛意何誠，供養多羅渥且勤。不吝寶珠為錫予，又令三子出其門。

達摩慧辨

一日，多羅師與三王子在法堂講談經典。有頃，出國王所賜之珠，問三子曰：「此珠圓明可愛，人身、世上有何物可能比及。」多羅問雖在珠，實窺三子所得也。長子、次子固於尋常所見，皆曰：「此珠，七寶中尊，固無逾也。」二子獨羨寸無價之珠，殊不知人身方寸之珠也。獨三子菩提多那回：「此是世寶，未足為上，於諸寶中，法寶為上；此是世光，未足為上。於諸光中，智光為上；若人，能明是寶。寶不自寶，有人能辨是珠；珠不自珠，則愛己又能愛人，達人徒自達，方為圓明莫及。」多羅歎其慧辨。有詩為證。

美珠詩：

出珠突問眾儲君，世上圓明孰為真。

匪謂三子皆燕石，試他慧辨智超群。

達摩更名

般若多羅又謂菩提多那曰：「子明於論珠，必明於論相。且問，諸物中何物無相？」多那曰：「諸物中不起無相。」多羅器其不凡，遂謂曰：「聆子慧辨，於色相已磨刮皆空，於宗旨已通達殆盡。吾為汝更名曰達摩。夫達摩者，通大之儀也。子顧名思義，如來正統，予目望子傳之。」有詩為證：

三子均為帝裔苗，菩提慧辨果無儔。

多羅知為傳燈器，欲把真宗向彼投。

達摩得道

達摩自從遊於多羅門下，(原書下缺一一五字。其斷續可見者為：「.....味恭深教義服勤...將與義與其師...且為說偈曰：心地.....果滿.....))

問師

達摩傳了多羅衣鉢，因謂師曰：「吾勸為法，當往何國而作佛事？願垂開示。」多羅尊者曰：「汝雖得法，只今一味可遠遊，且止南天，待吾滅後六十年餘，當往震旦，設大法藥，直接善根。目下慎勿速行。」達摩又問：「彼處有大士比作法器否，千載之下有留難否？」多羅尊者曰：「汝所化之方，獲菩提者不可勝數。汝至南方不可彼國眾民徒好有為功業，而不可見如來妙理亦不可者被久留。」又說偈云：

路行跨水復逢羊，獨自淒淒暗渡江。目下可憐雙象鳥，三株嫩桂又高昌。

究問吉祥

達摩又問般若師曰：「自兩端之外，此後更有何事？乞為開示。」般若曰：「此後一百五十年，筆當有小難相臨。」達摩又問曰：「後當有解救否？」多若師曰：「吾有識語數言，遺子參驗。識曰：

心中雖吉外頭凶，川下僧凶名不中。為遇毒龍生武子，忽逢小?寂無窮。

復問根源

達摩曰：「百五十年後當有小難，弟子已聞識命矣。弟子千百年來未來，上人皆見之眉端，此後事，乞再為開示。」般若曰：「越後二百二十年，林下有一人，當得道果。吾有識記亦遺汝參驗：

雲端雖閒無敬路，要從兒孫腳下行。金雞解銜一粒粟，供養十方羅漢僧。

多羅圓寂

宋孝宗大明元年，般若師自放二十七道神光在空，現出一十八變，白日昇天而逝矣。達摩祖將師皮囊闍維舍利建塔，始繼其志，述其事，提化本國。遠近眾生，知達摩道得真傳，皆靡然向風從之，竊隙光以自點，浚餘潤以自游。美師圓寂詩：

多羅圓寂放神光，現變無窮出異常。達祖紹師宣佛教，化行本國德無量。

達摩提化本國

達摩在本國弘宣佛教。遵師者昔日「未可遠行」之命也。時本國有二禪師，一為佛大仙，一名佛大勝多。早年與達摩同學佛陀跋陀小乘禪觀。佛大仙獲遇般若多羅，始悟昔日所學之差。二人遂棄其學而學焉。慕道之僧，得高人印心，一點即化，當時號為二甘露門。有詩為證：

本國沙門勝與仙，二人同學小禪觀。改師般若得宗旨，三子齊聲甘露軒。

分立六宗

達摩與佛仙、大勝多先是學術同一源流，獨勝多沉溺於旁門小乘，不知多羅為正派。遂更分徒眾而立為六宗門戶：第一有相宗，第二無相宗，第三定慧宗，第四戒行宗，第五戒無得宗，第六寂靜宗。各封己解，別展化源，聚落崢嶸，駁談喧鬧。達摩師喟然歎曰：「勝多自身已陷牛跡，況復支漏學蓋而山分六宗。我若不除，永纏邪見，佛法不揚。雖彼更分之過，亦吾阿縱之罪也。」美達摩詩：

勝多沉溺小旁門，分立諸宗大亂真。身且不知牛跡陷，何為喧鬧亂紛紛。

思辟六宗

達摩師為如來扶正統，欲正六宗三謬。自思曰：「合而壁之，則勢愈固；驟而正之，則言無漸。莫若循次與彼辯證，則正可以祛邪，真可以除妄。服得一宗，則諸宗望風歸附。此儒者待異端，不惡而嚴之道也。吾何為獨不然。」美六宗詩：

旁門立六宗，狂奴傲主翁。建議驅除策，縱容漸次攻。

達摩辟有相

一日，達摩師微現神力，潛至有相問曰：「一切諸法，何名實相？」彼眾中有一薩婆羅答曰：「於諸相中不互諸相，是名無相。」師驅之曰：「一切諸相而不相互者，若名無相，當何定耶？」薩婆羅答曰：「於諸相中，實無有定。若定諸相，何名為實？」師又曰：「諸相不定，便名無實。汝今不定，當何得之？」彼曰：「我言不定，不說諸相，當說清相，其儀曰亦然。」師又曰：「汝言不定，當為實相不定故即非實相。」彼曰：「定既不定，即非實相，非故不定不變。」師曰：「汝今不變，何為實相？已變已往，其義亦然。」彼曰：「不變尚在在不在故，故變無相以定其義。」師曰：「實相不變，不變即非實。於有無中，何名實相？」薩婆羅心知吾師去潛達，即以手指虛空曰：「此是世間，有相亦能空，故尚我此身得似此否？」師曰：「若解實相，即見非相。若了非相，其色亦然，當於色中不失色體，於作相中不礙有，故若能是解，此名實相。」彼眾聞言，心意朗然，欽禮信愛，師既瞥然匿跡。

美辨相詩：

宗名實相意何如，幸為修陳發我遇。只恐相空無實相，多因幻妄墮迷途。

薩婆羅詩：

相名無相何能定，不定難言相有真。變故循環非在在，有無流轉卻津津。

達摩悟詩：

實相何能變，有中怎說無。婆羅能是解，逃墨必歸儒。

達摩辟無相

一日，達摩師微現神力，至無相宗問曰：「汝言無相，尚何證之？」

彼眾有婆羅提答曰：「我明無相，心不現故。」師曰：「汝既心不現，尚何明之？」彼曰：「我明無相，心不取捨，尚於明時，亦無當者。」師曰：「於諸有無，心不取捨，又無尚者，請明無故。」彼曰：「入佛三昧，尚無所得，何況無相，而欲知之。」師曰：「相既不知，誰云有無，尚無所得，何名三昧？」彼曰：「我說不證，證無所證，非三昧，故我說三昧。」師曰：「非三昧者，何尚名之。汝既不證，非證何證。」婆羅提聞師辨析，既悟本心，禮謝於師，懺悔往謬。祖即曰：「汝尚得果，不久證之。此國有魔，非久降之。」言訖，忽然其師一時不見。

美六宗師：

實相諸徒已覺非，此宗無相亦須規。問渠無相居何義，恐與沙門道裂支。

婆羅提答詩：

我名無相隱俾論，三昧圓融罔執循。變化莫知神明境，能將口說為君聞。

達摩復詩：

無得三昧相，莫當三昧名。婆羅聞慧辨，即悟性三靈。

達摩定慧宗

達摩師一言，能使有相宗、無相宗開悟。於是，又往定慧宗問曰：「汝學定慧，有一有二。」彼眾中有婆蘭陀者，乃一宗領袖，對曰：「我師所教，定慧非一非二。」師曰：「非一非二，何名定慧？」彼答曰：「在宗非定，處慧非慧，一既非一，二亦不二。」師駁之曰：「尚一不一，尚二不二，即非定慧，亦何定慧？」彼曰：「不一不二，定慧能知，非定非慧，亦復然之。」師曰：「慧非定故然何知哉。不一不二，誰定誰慧？」婆蘭陀聞師之言，昔日陷溺迷障，闔然冰釋。為問曰：「佛法無疆，論慧辨慧，命之矣。」

美慧宗詩：

定慧為宗立戶門，願將奧義訴知聞。如來定慧非同汝，圓妄難容勢道存。

蘭陀答達摩詩：

定慧如何一二拘，勝師得傳走盤珠。定無宗處慧非慧，一二拘?是背師。

達摩悟蘭陀詩：

值數而違數，當名不副名。金繩開覺?，革舊自歸誠。

辟戒行宗

有相宗歸吾教，無相宗歸吾教，定慧宗亦歸吾教。戒行宗與吾為二，則佛道分裂，吾性尤有愧也。次日，達摩師又至戒行宗，問曰：「何者名戒？何者名行。尚此戒行，為一為二？」彼眾中有一賢者，不道姓名，出席答曰：「一二二一，皆彼此生。」師曰：「依教不及於行內為非名，何名為戒。」彼曰：「我有內外，彼已知覺。既得通達，便是戒行。若違背說，俱是俱非，言及清淨，既戒即行。」師曰：「俱是俱非，何言清淨；既得通故，何談內外。」賢者在夢覺關，一呼即醒，謂師曰：「不登高不知天之高，不入底不知地之厚也。予始悟今是而聽辨矣。」師曰：「吾過數年，必往南渡。汝南渡後功德廣大矣。」

美戒行詩：

一祖同仁佛量弘，不令度外蟹橫行。宗名戒行非天調，指出平川路上人。

賢音答詩：

一二二一出師傳，依教無緇曰戒行。知覺通過無內外，是非清淨妙超玄。

達摩復詩：

依教即有染，破教何云依。通達是非故，揭封似剖籬。

辟無得宗

四宗雖已開悟，無得宗與寂靜宗沉迷猶故也。達摩師不忍置之二宗於度外，亦欲收歸至一之中。一日，又至無得宗，問曰：「汝云無得，無得何得，既云所得，亦無得得。」彼眾中有寶靜者答曰：「我說無得，亦無得得，尚說得得，無得是得。」師曰：「汝得既不得，得亦非得，既云得得，何得非得。」彼曰：「得得是得。若見不得，名為得得。」達摩師曰：「得既非得，得得無得，既無所得，尚何得得。」寶靜聞言，拜首曰：「若非金繩，誰開覺路。若非寶筏，幾墮迷川，弟子今知回頭矣。」達摩曰：「汝今虔心慕道修完，自然功德浩大。我今把二藏經卷與你收下。」靜者曰：「謹依佛法。」

美五宗詩：

勤修無得曷言僧，得了真宗斷業根。無得名宗應有意，請君為我說真原。
寶靜答達摩詩：
如來立教總歸無，不欲形聲帶覺吾。眼內但知無是主，性靈有得亦俱徂。
達摩悟寶靜詩：
修佛無真得，如來解吾憚。夢中人喚醒，披露睹青天。

辟寂靜宗

最後，達摩師到寂靜宗問曰：「何名寂靜？於此法中，誰靜誰寂？」彼眾中亦有一尊者答曰：「此心不動，是名為寂，於法無染，名之為靜。」師曰：「本心不寂，要做寂靜，本未寂靜，何用寂靜？」彼曰：「諸法本空，以空空於彼空空，故名寂靜。」師駁之曰：「空空已空，諸法亦爾，寂靜無相，何靜何寂？」彼尊者一聞師言，如紅爐點雪，須臾融化。謝曰：「不得其門而入，不見宗廟之禮，百官之畜，禪師今日之謂也。弟子何幸而聞萬言之美，方悟之矣。」

美辟六宗詩：
寂靜名宗出所傳，循名責實請君言。區區亦有寂靜旨，不識參同與改轍。
尊者答達摩詩：
此心不動名為寂，於法無備靜所稱。性內空空無一物，故名寂靜為若詳。
達摩悟尊者詩：
萬法盡歸空，誰教相寂宗。慧人爐點雪，瞬息一陶融。

達摩嘆六宗

六宗未辟之先，各立門戶，與達摩師並立為二。六宗既悟之後，各去邪就正，與達摩師混而為一，由是化被南天，聲馳五印，經歷六十載，普度無量力。眾所謂妄不悟滅真，邪不能勝正是也。

美普度六宗師：
六宗悔悟盡歸慈，化被南天譽溢閭。六十餘年施普度，億千萬眾享衢。

異見王毀三寶

如來三寶之道，無一人不篤信，無一人不宗重，無不欽敬佛寶。獨達摩之侄有異見王者，不信佛道，輕毀三寶。謂：「虛無寂滅之教，當擯之門牆之外，再不令竄入名教之中。」嘗對群臣曰：「朕之祖宗，敬信佛道，陷於邪見，致壽年不永，祚運亦促。且我身是佛，何更外求。善惡報應，皆因多智之人，妄構其說，以簧鼓斯民。朕欲辟其非，以矯其誕，崇儒者中正之道，俾澤我生靈，鞏我皇圖可矣。」王雖明於黜邪，而暗於用舊，凡碩德元勳，為前王所敘用者，一旦廢黜殆盡，不令其列職於朝。

美毀三寶詩：
人皆信佛我宗儒，不為虛無所惑愚。試看祖宗崇佛教，壽年不永祚多虞。

眾臣上建章休毀三寶

異見王即令指揮，焚其三寶。群臣諫曰：「我主因此小事，毀壞三寶，不可誤了佛法。昔有地藏王，無子只生三女。二女皆招駙馬，只有第三女妙善，堅心不肯招。國王聞此事大怒，即令其出家，其父再害他，賜法場絞死。忽見一虎，如天神似像，將他肉身背在山林，各樣神佛俱來朝拜。我主聽臣等奏，不可毀壞。臣各人俱是太祖麾下老臣，依臣等奏，臣等該奏，不依臣奏，臣等退班。」異見王聞言大怒曰：「老賊無禮，把藏王比孤。武士聽吾旨，將數老賊痛打，罷官職，各人依律施刑。」不用舊臣詩：

勛庸者歸國之禎，不敢留澤遺眾生。空國只因善者去，門人孤立國驚崩。

達摩求見老臣

毀言出於一人，三世母國毀也，佛道不可毀也。不知其是不必重。既知其非不必毀。眼前惟聞尊信者為羅漢，不聞輕毀者為聖美忠厚長者。毀官不出於己，毀佛無法祇新，其薄也。

達摩思救國王

達摩師自睹異見王所為如此，喟然嘆曰：「不信佛則忘善，不用舊則廢法，德薄者蒙厚禍。我不思坐視宗廟淪亡，當思有以救之。」即念無相宗二首領，其一波羅提者，與王有緣，將其證果，此可與使者。其一宗勝者，非不博辯，而與異見王無宿困，此不可與使者。尚未令彼前行見王，解說其身之禍時，聞六宗徒眾私相議曰：「國王有難，師何自安？」達摩師心會其意而彈指應之。蓋欲有所指揮，第未宣洩於口也。徒眾聞指聲，告云：「此是吾師達摩靈響，我等宜速行，以副慈命。」即趨至師所，禮拜問訊。

達摩思見王詩：
國王毀佛招災危，貴疾禪師欲救之。欲命波羅與宗勝，見王解說改其非。
欲遣六宗詩：
六宗交口議其師，宗廟淪亡坐不支。忽聽達摩彈指引，疾趨席末聽支順。

宗勝潛見國王

達摩師識得徒眾來意，即啟口問曰：「一葉翳空，孰能剪拂？」宗勝厲聲應曰：「我雖淺薄，敢憚其行。師有指揮，惟命是諾。」達摩曰：「汝雖慧辨，道力未全，令汝見王，恐難感化。汝且退休，別有主議，不可愴猝。」宗勝潛自謂曰：「我師恐我見王，大作佛事，名譽顯達，映遮尊威，縱彼福慧為王。我是沙門，受佛教如來傳法，有何難抵敵見言不信佛教，以致如此。弟子即下起行。」言訖，潛至王所，廣說法要及世界苦樂、人天善惡等事與王。往返精微，無不詣理。

宗勝、慧辯二人，行至中途，偶見籠內有一鳥雀，宗勝欲救度，復問達摩師曰：「不能度之，何以達？」師曰：「汝此去，吩咐他詐死，豈不度之。」宗勝拜謝即往。途中自嘆曰：「佛法無疆，我佛如來逢難救難，逢災救災。」慧辯曰：「我和你二人，在此歇息片時，有逢災逢難即救。」忽然有一孩童哭，哭啼乞救。宗勝問曰：「汝啼哭，何也？」其子答：「父母雙亡，家下無力資送埋葬，我欲自盡。」宗勝、慧辯二人聞言，即取數兩黃金贈他，其子告別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達摩詢問六宗徒，一葉翳空孰剪除。和尚不嫌功淺薄，應唯宗勝敢推辭。
又詩：
汝雖慧辨無優全，難革王心改轍環。宗勝自吟禪教首，潛趨王所講人天。

屈於王辯

異見王素不信佛教，及見宗勝，屈於慧辯協理，即問曰：「汝所解說，其法何在？可明白論來。」宗勝曰：「佛法治化，可以

此類而觀。欲知佛法，先當要論治化。且問，王所云道其佛法安在。」王又問曰：「朕所有道，將除邪法，汝所有法。將伏何？」宗勝無以對。達摩師此時未離慈座，已知宗勝義墮。遂告波羅提曰：「宗勝不稟吾教，潛行往化國王而屈於理辯，汝可速救。」波羅恭稟師旨云：「願假神力。」即辭別而去。

行濟度詩：

宗勝沙彌慧辯雄，殿前解說有涵容。訊君佛法今何在，明白條陳便信從。

又差波羅詩：

佛法王猷可例觀，綏譚佛法且譚君。詞窮莫應君王駁，吩咐波羅往解難。

西江月勸見王調：

王母瑤池鸞鶴飛，蟠桃爭獻舞腰肢。臘殘乳燕穿簾幕，春到流鶯嚙柳枝。

香滿座上酒盈卮，神仙壽祝茂年詩。庭前戲彩雙雛鳳，堂佛誦經十二時。

波羅見國王

須臾，雲生足下，波羅提直至異見王殿前，默然而立之。時，王正與宗勝辯駁，忽見波羅提乘雲而至，愕然忘其問答，曰：「乘空來者，是正是邪？」提即答曰：「我非邪正，而來正邪；王心若正，我無邪心。」王雖驚異，而驕慢方熾，即擯宗勝，令之遠出。波羅提曰：「王既有道，何擯沙門。我雖無解，願王致問。」見王怒而問曰：「子之宗佛，必以佛為是也。且問，何者是佛？」波羅提答曰：「佛之教，雖不滯於有，亦不淪於無。惟見性是佛而已。」見王又問曰：「師見性否？」提答曰：「我不見自性，惟見佛性。」王問曰：「性在何處？惟於所見。」波羅提曰：「性在作用上見之。」王曰：「性蘊於中而難知，情發於外而易見，子徒作用上見性，蓋亦令我見之。」提曰：「性之作用，現前即是，王自不見耳。」王曰：「寡人作用上亦有性否？」提曰：「作用種種皆是，王若寂然不用，其體亦自難見。」王曰：「若當用時，現處有幾？」提曰：「陛下每日作用，其出現時大概有八。」王曰：「既有八處出現，當為寡人言之。」喟然歎曰：「佛法不可有誤。」波羅說偈云：

在胎為身，處世為人，在眼若見，在耳若聞，在鼻辨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。

又云：

偏現俱該沙界，收攝在一微塵。識者知是佛性，不識喚作三魂。

宗勝捐軀投崖

異見王聞波羅提所說偈言，方寸了然領悟，乃悔前日輕悔之非，而求今日逃歸之是。遂諮詢法要，朝夕忘倦，迄於九旬。宗勝，先時用辯論不給，被王斥逐，遂退藏深山，自嘆曰：「我今日，百出八十為非。師曾許我二十年來方歸佛道。性雖忍味，行施瑕疵，不能禦難。我在世何用。因此事不能辯及見王，生不如死。」遂捐軀投崖，俄有神人，以手捧承，置於崖上，並無損傷。宗勝觀看，並無一人，真乃異哉。

異見王悔悟詩：

佛性須從作用求，國王聽說始回頭。諮詢法要忘疲倦，深悔先年冒死尤。

宗勝作詩：

行紀瑕疵驗證修，不能禦難重遺憂。深為莫若投崖死，虛度浮生八十秋。

美宗勝詩：

衣冠復賜意倦倦，但恐相逢又見嫌。且把一心行正道，管教父子得團圓。

（原書缺兩面）

見王差使迎接達師

宗勝聞了神人偈言，欣然，即於岩間宴坐。此時，見王在國中，復問波羅提曰：「智辯雖出性生，亦由師訓。今日，仁者諄諄智慧，果從學何人得來？」波羅提答曰：「師不在遠，子歸而求之，有余師。問臣出家受業師，即婆羅寺烏沙婆三藏是也。若問臣出世師，雖名達摩，實王之叔菩提也。天漬有仁者，王牒有如來。大王今日悟後之問，徒能羨人之，徒不能宗自之叔，竊為大王不取也。」見王聞叔名，勃然驚駭。久之，謂波羅提曰：「鄙薄忝嗣王位，而超邪肯正，忘我得道之叔，取罪深重。」

國王詢問詩：

國王詢問波羅提，慧辯諄諄何所師？達摩原係菩提子，王之叔父某歸依。

波羅答詩：

菩提王叔某之師，超悟禪宗見性虛。敕使迎請求懺悔，欽崇三寶求猶切。

又詩：

修佛無真德，如來解悟禪。夢中人喚醒，披霧睹青天。

為王懺罪

次日，見王具駕等候，迎請叔父返國。達師即隨使而至，為王懺悔前非。王聞達師規誡，即百拜泣謝。又詔宗勝歸國，左右大臣奏曰：「宗勝被王謫貶，自愧不能為王禦難，捐軀投崖，已亡多時。臣矯詔，不敢奉命。」王告其叔曰：「宗勝之死，皆出於朕，不知大悲為朕如何懺悔，方免斯罪？」達師曰：「無傷也，宗勝現在岩間安息，有詔往召，彼即至矣。」王聞宗勝在，大悅，即遣使召之。使至山中，果見宗勝宴坐崖下，憚寂自若。有詩為證。

迎達摩詩：

聞說從師出懿親，勃然變色覓心驚。宗盟不意生真佛，詔使迎歸作福星。

見王賚詔詩：

宗勝投崖實朕愆，召之還國傳經筵。使臣奉詔山中召，見彼端坐岩石巔。

宗勝從容辭詔

話說宗勝，在岩中坐禪，忽見天使詔臨，即對使從容答曰：「貧僧無能，不能分毫裨益國家，誓願老朽岩泉，證修佛事。王之國，濟濟多士。達摩是王之叔，現為六宗所師表。波羅提亦沙門領袖，法中龍象也。願王崇仰二聖，以福皇基。臣不敢奉詔，趨陪左右。煩使者善為我辭焉。」有詩為證：

宗勝岩中只自修，不從天詔棹歸舟。從容勸主尊親叔，領袖波羅亦合收。

又自敘詩：

老朽岩泉汲寸長，證修佛事度時光。煩君善為辭丹詔，不得趨陪佐聖皇。

達摩為王療病

本日，持詔官尚未覆命，達摩師問王曰：「使臣奉尺三詔，知得取宗勝還國否？」王曰：「事難遙度，未可知也。」師曰：「一詔不至，再詔始來。」少頃，使還，呈上宗勝辭表，果如師語，王大驚服，再遣使召之。師回，辭王曰：「臣且暫去，陛下當益修善德。臣瞻龍體，不久當有疾。」達摩師去後七日，王果得疾。國醫診治，日見加重，不見療癒。貴戚近臣，憶師前日辭去之言，即發使迎師曰：「主上遭疾彌篤，願請慈悲，遠來診救。」師聞召，即隨使至闕問疾。此時，宗勝承王再召，亦別岩間而歸國見王。波羅提亦趨至禁榻問病。宗勝、波羅提問師曰：「目今當何施為，令主上免此疾危？」師曰：「療疾無他策，著令東宮太子，為王有罪施恩，崇奉三寶。復為懺悔，消除向日輕毀罪孽。如是行事者三，王疾始癒。」有詩為證：

聖躬頤養失天和，預識將來有厄磨。辭去叮嚀無別話，急宜修德保沉疴。
又：
國王遭機勢幾危，急請慈悲為護持。免難莫如消罪孽，東宮太子好施為。

達摩辭王南渡

達摩師在本國演教六十餘年。一日，念震旦緣熟，行化時至，乃令治裝戒行。先辭祖塔，次別同學，後至王所告行，且慰而勉之曰：「臣去後，陛下當勤修百業，護持三寶。吾去非晚一九即回。」王聞師言，涕淚交集，曰：「叔父去留，關國家休咎。此國何罪，彼國何祥。既云震旦有緣，去志已決，車轍非所能挽。第慈悲雖大，惟願不忘父母之邦。果滿功還，早掉歸帆，侄之大幸。」有詩為證：

化行震旦適於時，祖塔君王暫告違。去後最宜勤百業，護持三寶福瘡痍。
王送達摩詩：
猝聞門外駕驪駒，涕泗滂沱失所依。震旦有緣行莫挽，梓桑之國莫交虛。

國王海堰餞別

次日，異見王以叔父達摩師遠行，乃具大舟，與左右臣僚，移供帳，餞別於海堰之地，揮淚言曰：「離多會少，古語然也。叔父在國，不特寡人相安無事，雖四境之內，亦相安於無為。慈悲一去，則南人幸而西人悲也。敢問歸期？」達摩曰：「臣忝奉教沙門，如來演教之身，普濟天涯之客，歸期無有定準，聚首亦難逆料。既有南渡，必有西歸。今日泛泛揚舟，他時翩翩蔥嶺，是其驗也。」有詩為證：

叔父宜留鎮此邦，為何話別戒行裝？海堰祖餞情難捨，回首天涯是異鄉。
達摩答王詩：
奉職沙門普濟弘，渡南難擬事功圓。君王若問歸來日，蔥嶺翩翩遇使旋。

達摩計伏蛟龍

達摩自西竺海堰之地，別親王而離鄉井，登大舟以渡南濱，無非為傳燈之事也。迨及海隅時，忽見巨浪滔天，有一蛟龍，形勢甚大，自下而升。

其舟幾覆數次，在舟諸人，無不驚愕，惟達摩師顏色不變，欣笑自若而已。從容言曰：「此特河海中一微孽耳，汝等何驚怖之若是耶。第此孽不除，終為大害。」復以佛帚指龍曰：「汝之大，吾弗虞也，吾患汝之變小耳。」須臾之時，龍果變小。達摩師遂以鉢盂撈之，其龍猶如繩繫，莫之能動。達摩師以之擲於海，眾人皆異之。有詩為證。

達摩降龍詩：
湧水興波作浪濤，孽龍翻身並舟高。予欲為人除大害，特今故把盂盆撈。
眾人美師詩：
妖龍興災害萬民，眾人無計可逃生。幸得神僧降此孽，舟中自茲得安平。

達摩收伏神虎

自達摩師降龍之後，風息浪平，舟中如盤石之安矣。將及南海，達摩師登岸西行，遙見一座高山，巉岩峻嶺，林木森森。詢及行人：「前面高山是何處所？」行者答曰：「乃紫章三峰也。其中猛虎甚多，行路之人受其害者，不可勝紀。汝曾獨自前行，只自己其生耳。」達摩曰：「行止雖存乎人，死生實由於天。天壽予而虎不能為我夭。天奪予而汝不能為我留，猛虎其如予何？」遂不聽行者之言，遽而前往。近山下，忽見一猛虎，猝然而至。達摩以佛帚召之，曰：「汝當斂跡藏形，勿傷生靈可也。」其虎搖首擺尾，如犬之逢家主，不忍釋去。既而達摩前往，虎亦莫知所之。有詩為證：

自從西竺至海南，窮途苦阻也曾嘗。披衣躡足忙登岸，未知何日返道壇。
行者答師詩：
遙望高山名紫章，路人多被猛虎傷。論僧勿去從吾語，免得身軀受災殃。
達摩伏虎詩：
數步行來到此村，猝然猛虎出山林。達摩忙將佛帚掃，搖頭擺尾如犬形。

達摩舟達南海

達摩師自西竺至南海，登巨艦，泛重溟，經幾多風浪，值幾多險怪，凡三周寒暑，始達於南海。適梁普通七年庚子歲九月二十一日也。廣州刺史蕭昂，武帝族兄也，適在公署聽政，聞百姓報導西方達摩師渡江而來演教，遂洗心潔服，隆禮迎接，送至公館供養，每日叨陪左右，求其講解。百姓創見西來佛，紛紛禮拜皈依，咸願捐資，鼎建殿宇，以普求濟度。有詩為證：

一自登舟別海堰，三周寒暑達華區。途中險怪兼風浪，歷歷身經若坦夷。
刺史迎接詩：
報導如來南渡江，慌忙顛倒著衣裳。請迎公館隆供養，每日叨陪講法王。
百姓皈依詩：
創見西方活佛臨，紛紛禮拜乞金繩。捐資建殿須臾事，蓋為慈悲接濟民。

蕭昂具表奏君

蕭昂以達摩南來普濟，甚盛心也。況主上宗信佛教，一聞有僧南來演化，甚折節也。事不容密，乃具表奏聞武帝。武帝閱表，龍顏大喜。謂左右臣子曰：「此寡人誠心所感，事佛之報也。」遂遣使備法駕至廣州迎請，又詔蕭昂護送達摩佛至金陵見駕。帝一面發庫藏鼎建寶殿，以作如來宅舍；一面詔中書生繕寫經卷，以便如來講解。

刺史具表詩：
蕭昂具表奏梁王，達祖南來降吉祥。利益國家非小可，顛邪宸斷自參詳。
梁王遣使詩：

梁王見表悅龍顏，事佛慇懃果報來。遣使迎請無少緩，詔令護送至京台。
梁王建寺詩：
達摩南渡闡如來，梁王慇懃建殿台。迎至金陵接相見，捨身事佛亦何駭。

梁王接見達摩

達摩師在公館坐禪，忽謂刺史蕭昂曰，「君可促裝，朝中遣使迎請，法駕不久及門，詔君護送。及今未至，可將州事托付何人擬擬，不日予與君行矣。」刺史尚未之信。越兩日，詔書果至，一如達摩師所言。蕭昂愈傾心敬服。及師迢遞至金陵，武帝沐浴齋戒，旗幡鼓樂，燈燭香花，自出部城迎接。本日，車馬填街，人民塞市，一則急睹人王，一則快觀活佛。此時此際，沉檀撲鼻，蕭管沸耳，幢幡奪目。縉紳失其貴，甲冑失其勇。雖堂堂天子，亦不自知尊貴，惟知達摩之為大矣。

達摩坐禪詩：
坐禪出定白蕭昂，速備車輿待啟行。明日九重丹詔及，貴尹護送見君王。
梁王迎接詩：
梁王事佛果虔誠，佛至金陵出郭迎。鼓樂喧闐香撲鼻，旗幡燈燭耀人明。
百姓爭睹詩：
人民塞市馬填街，爭睹西天活佛來。甲冑縉紳忘勇貴，堂堂天子亦微哉。

梁王捨身事佛

武帝接著達摩，執弟子禮，侍立左右，命儀衛，如王者送至新佛殿安頓。武帝亦隨至新佛殿參謁。此時，觀見達摩，慈容燁燁，寶像煌煌，恨不得與之俱化，又踵舊日所為耳。願捨身事佛。又出帑內金銀，為建道場功果。君者民之表，一國人王尚自捨身事佛，天下效尤，又孰不願為佛事。書云「梁王事佛尤謹」，此之謂也。

梁武捨身詩：
慈容寶像耀煌煌，願舍真身事佛王。帑內金銀如土芥，道場功果鬧天堂。
百姓捨身詩：
堂堂天子鎮華夷，百姓觀瞻作表儀。萬乘帝身甘事佛，卑卑黔者悉捐軀。

梁王自矜功德

武帝自接見達摩，叨陪不離左右，自矜其功德。問曰：「弟子自繼位以來，宗信佛教，平日在國中，恐棲佛無所則為建寺，恐誦佛無本則為寫經。若此之類，不可勝紀，不知有何功果？」達摩曰：「如來功果，貴務其大者、實者。主上造寺寫經，此卑卑人天小果。有漏之因，如影隨形，雖有非實。何功德足云。若以此為功德多見，其不知量也。」武帝憮然自失。又側席問曰：「如聖人所云，必何如作為，乃為真實功德？」達摩曰：「淨智妙圓，體自空寂。如是功德，不以世求，一味在性靈上體認，所謂大者、實者。寺創與經之繕寫，初不關於修持急務，縱不暇及，亦不言其修證有虧。」

梁主矜功寺與經，人天小果漏之因。
智圓體寂真功德，不落人間色與聲。

武帝不悟經義

梁王自談功德之後，始不事外面作為，收入在性中修證。第著己用功者，由精會粗易；郭郭從事者，由粗入細難。梁武浮名好佛，兢兢在語言文字上探討，及至談禪悟偈，漠然無得也。

一日，帝又請問達摩師曰：「聖諦之文，弟子口嘗誦之；聖諦之義，弟子心嘗思之。其奧妙精微，非淺鮮胸襟所能測識第一義之旨，今願竊有請也。」達摩曰：「聖諦之義，文字雖??，一言一蔽之，曰廓然無朕而已。朕之一言，至矣，盡矣。」梁武解誤，則文字化為真詮。達摩南來，還佛梁武，其首班矣。帝惟不然，又問曰：「對朕者誰？」達摩曰：「不識夫？不識即無朕，無朕即不識，不識無朕，二而一者也。」帝猶然不悟。佛家點化弟子，只在一字之間。三教不解，機不合矣。規規為虛文所拘留，非達摩西來之意也。本月十九日，不告於王，遂潛回江北。十一月二十三日，屆於洛陽。當魏孝明帝正光元年，寓止於嵩山少林寺，面壁而坐，終日默然，人莫之測識，謂之壁觀。

梁武浮名好佛詩：
如來修證性中求，郭郭工夫逐浪浮。只向語言為探討，方圓齟齬不相投。
梁武請問聖諦詩：
聖諦如來第一篇，其中意義必精玄。請師乞為明開示，俾得持循作聖美。
達摩答武帝詩：
要知聖諦其中義，無朕之精自廓然。陛下洞知無朕妙，西方佛果已修圓。
梁武帝不悟詩：
一隅甫舉反三隅，始足談玄號上儒。三四發明渾不解，依然蔽固一愚夫。
達摩潛回江北詩：
出晝依回不捨王，為王可武與為湯。梁王不是如來器，決志潛回抵北江。
達摩嵩山面壁詩：
少林篙岳好修持，面壁其中寂語詞。匪為一身完證果，多因等待續燈兒。

達摩嵩山演教

達摩在少林寺面壁，從游之徒，有道副、道育、尼總持諸人，朝夕趨陪，以求濟渡。評三子證修，雖有淺深不同，然游於達摩門者，彬彬皆佛物，無棄物也。所謂升堂矣，第未入於室也者。達摩因梁武專在言論上修持，不從寂靜中證悟，卒於佛無成，於道無得也。遂懲其弊，一味面壁而坐，以寂滅示三子。壁雖障於目前，彼之剖破藩籬，達觀無際，壁不能翳其毫忽。居於方內者，覺面前多封閉垣牆；超於域外者，眼裡無全牛。覺層巒疊壁列於前，彼視之皆空矣。故達摩九年面壁，不待達摩心堅石穿，壁因達摩坐觀，亦化其頑石，勒成一尊達摩。迄今嵩山石壁，儼然有達摩尊者遺像。非其坐觀之大驗歟。

三子從游達摩詩：
達摩選佛到中華，爐冶英才作葉伽。三子共沾春雨露，兢兢鼓棹覓靈槎。
三子所造不同詩：
學業難教一律齊，彼蒼賦稟有賢愚。譬諸草木分區別，何獨於人有所疑。
達摩面壁示教詩：
達摩面壁意深微，示眾修持志莫移。勿道眼前堅莫鑽，工夫克己剖藩籬。

達摩觀壁皆空詩：
石壁徒能障淺衷，高人達覽境皆空。性天湛湛原無物，壁立參前有主翁。
頑石尚像達摩詩：
自古人為萬物靈，從來有志事終成。試觀面壁高山石，日久年深尚像形。

神光棄儒從釋

婆羅門有一僧人名神光者，人品清俊，資性聰慧，表表一曠達士也。久居伊洛，博覽群書，善談玄理。每撫脾歎曰：「孔老之教，禮術風規。莊易之書，未盡妙理。孔老，予不獲出入其門牆；莊易，予不獲從游其左右。與其浮慕前修，勿若求師近代。何代無賢，顧人自得耳。」神光進退於儒釋之間，終捨正學而從左道。故功名富貴，等若浮雲；證果修持，好如飴醴。有詩為證。

神光曠達詩：
儀表魁梧行莫羈，靈襟空洞逸繩規。偉才若付良工手，斫就能將大廈支。
神光博覽詩：
不直堂堂具表儀，無形儀表富襟閉。筭經莫擬便上腹，敢謂身肥沒字碑。
神光好佛碑詩：
家雞野鷲兩提衡，厭舊歡新出世情。二祖若教難誑誘，達摩衣鉢孰相承。

神光欲從達摩

神光僧聞達摩大師乃西天得道比丘也，現寓止於嵩山少林寺面壁，欣欣喜曰：「才說無師卻有師，古人負篋從師，不憚千里，況嵩山去此甚近。所謂至人不延，學步即親者也。欲求解脫，非至人點化不可。欲師至人，非從游其門不可。有志而莫之學，是謂自棄。有師而（原書下缺一面）嵩山少林寺，參謁達摩，求其訓誨。達摩見神光之來，恐亦好名之士，易為遷就搖惑，不專志傳燈者也。達摩南來，正欲得中人以上與之語上，無論他後日得髓，且試得今日來意。意稍不誠，一挫即卻矣。故面壁自若，不知身後有人參謁；緘然自若，不知左畔有人乞言。神光僧不以師為吝教，惟罪己為不誠。來意精專，可盟金石。師坐終日，彼亦侍立終日。師面壁坐，彼面師立。師不語，彼不去。如此效誠者半月。有詩為證。

神光參謁達摩詩：
躬往嵩山謁達摩，求他容授說波羅。至人若肯傳神髓，大地黃金酪攪河。
達摩面壁自若詩：
面壁無言匪拒人，示渠默坐作持循。參師即悟參禪旨，豈謂規規試意誠。
神光來意精專詩：
從師學道匪沽名，師不優容意不誠。面壁端然無指示，面師屹立效章程。

神光勵志求師

一日，神光僧又自思曰：「不鑿石，不逢玉；不淘沙，不見金。奕秋小數，不專心致志且不得也，況如來宗旨，可以二三之見求之乎。且古人刻志求佛，遺行斑斑可證。有敲骨取髓者，有刺血濟饑者，有布髮掩泥者，有投崖飼虎者，若此之類，難以枚舉。況我又何人，敢不益勵乃心，肯以師不禮貌輒少變其志。佛難人為，輒委靡其行乎。」

神光立志詩：
美玉精金出鑿淘，奕秋小數致專求。如來無價金和玉，絲髮因循不到頭。
神光仿古詩：
古人學道意專精，飼虎投崖效滴涓。刺血濟饑並取髓，掩泥布髮事斑斑。
神光策立詩：
古人為道幾捐生，何獨區區不殞形。得與達摩為弟子，勝如虛度過浮生。

神光立雪從師

神光僧為從師志一，慕道精專，忘卻天時人事。時當十二月九日夜，天大雨雪，使非勵志之夫，鮮不畏寒卻步矣。彼依然堅立不動，唯知求教明心，不知六花裂體。逮遲明，積雪過膝，其寒冷當何如者。自常人論之，身為重，道為輕。縱師不以我為誠，亦不關甚緊要，何為苦節如此。彼則謂：「師之難我，雪之侵我，未必非彼蒼蒼玉成之意，過膝何足恤，縱雪積過腰，亦所甘心也。」此情此際，雖鬼神可格，金石可大矣。」達摩師始憫而問之曰：「汝立雪中，當求何事？」光含悲曰：「唯願和尚慈悲，開甘露門，廣度群品而已。」

神光立雪詩：
露領冲寒立雪中，雪深過膝不移踪。從師勵志誠如此，得髓真傳捷利鋒。
達摩問神光詩：
雪中久立欲何求？耐冷精誠貫斗牛。知爾遠來應有意，為觀春色到皇州。
神光叩達摩詩：
弟子從容覆聖師，恭承明問發愚慮。慈悲普渡諸群品，甘露門開萬泉蘇。

神光斷臂見志

達摩師見神光僧所為濟人而非濟己，利物而非利身，志向可謂公且偉矣。遂與言曰：「諸佛無上妙道，曠劫精勤。雖難行而實能行，雖非忍而實能忍若水。小德小智胸襟，輕心慢心學問，一旦希頓悟其真乘，徒勞勤苦，何免於得哉。以子之立雪志非不堅，以子之普度心非不廣。第適所云無上妙道，非僅僅耐冷之夫，頓超真乘，而諧滿慈悲之願也。」神光師本日聞師誨勵，感激與奮迅交併，自思曰：「天下無難事，都因心不專。立雪不足以見志，斷臂始足以鳩心。」乃潛取利刃，自斷左臂置於師前。達摩見其剝切如此，嘆曰：「真如來法器也。」遂為弟子。有詩為證。

論道精妙詩：
妙道難行卻厲行，忍而非忍兩交橫。纖微智德能希悟，輕漫之心得上乘。
斷臂明志詩：
世無難事貴心專，聞教徬徨著祖鞭。斷臂鳩心一師前，任渠鐵硯要磨穿。

達摩為光改名

且說達摩師，自得了神光弟子，潛自喜曰：「不意晚年獲一佳士，不惟如來宗旨有托，吾南來選佛之應，亦不虛矣。」一日，喚而謂曰：「上古諸佛，最初求道，往往為法言形。子昨斷臂吾前，亦不亞古人。人形苦節，且智慧不搖，勤求可與。吾為汝更名

曰慧可。命名有深意，子當顧名思義。慧者益求其慧，可者益求其可。愈證修則愈渾化，直至無慧名無可稱，方為功行完滿。有詩為證：

喜得神光詩：

神光堅志遂凡庸，異日傳燈作正宗。吾道有人吾志遂，寸衷不覺已怡融。

誇神光詩：

古人求道每捐軀，斷臂神光志亦孚。苦節方能傳妙道，如來殘照屬吹經。

為光改名詩：

沙空最重慧超群，篤志勤修始可揣。子諱可更為慧可，顧名思義大吾門。

三美神光詩：

神光參謁意何誠，積雪侵膚動憫情。不是利刃傷左臂，過磨還不為更名。

慧可請問法印

神光僧獲備員為達摩弟子，又幸達摩為之更名，不勝雀躍，以得承訓為幸。一日，從容請曰：「弟子從遊門下，為作佛也。願作佛自法印始，不知諸佛法印，可得聞乎？」達摩欲慧可收斂，在靈性上用功，不欲在見聞上探討，故應之曰：「諸佛法印，匪從人得。」慧可聞言，即悟曰：「人在郭郭，心者性靈。師曰：『非從人得』，心從心悟可知矣。」自後慧可，言語文字，皆視為糟粕，一味在性靈融會體認。

慧可請問詩：

備員弟子為更名，雀躍超筵藉玉成。諸佛光年為法印，乞師逐一為聞陳。

達摩回答詩：

法印雖從諸佛遺，世人未可得精微。達摩微白形骸點，慧可融通悟骨旨。

岳神聽師講經

一日，慧可、道副、道育諸徒在法堂坐，聽師講經說法。忽見一老者，姿容蒼古，冠服莊嚴，步履從容，言談慷慨，直趨至法堂，求達摩講經。諸徒接見，道是坊郭致仕穩翁，獨達摩識是嵩山岳帝，不洩其機，與之進待，以賓禮，賜之坐，以聆講說。本日，慧可僧常值，尚未進經開講，先啟口問曰：「太宇清寧，天君寂若，庶幾妙道有得。今弟子心多震撼不寧，何以能悟無上宗旨？講經安心意焉，請師且為弟子安此未寧之心。」師曰：「汝欲心寧，可將心來安。」慧可曰：「覓心了不可得。」師曰：「既不可得，則子心境吾正安之矣。」老者獲聞安心之說，不覺了然大悟。降階謝曰：「經從耳進，須用心融；心稍不寧，則上人開發祇說鈴也。弟子之所以去佛道遠者，亦為染著聲臭色天相，君所以膠擾不寧。今後予知所從事矣。」慧可曰：「心本常空常寧，滯有則實，徇象則擾。吾徒必境界兩忘，始為了證佛事。」師曰：「二子之談，善哉。」本日遂輟講，相笑而別。

岳神趨堂聽經詩：

蒼古姿容步履閒，服弁莊重偉言談。趨堂為聽禪師講，二子驚疑輟仕官。

慧可求師安心詩：

慧可經筵啟達摩，天君擾攘失安和。談經未落安心急，不識金針砭若何？

達摩點化安心詩：

子欲安心詎有他，覓心擾????。太宇清寧無覓處，子心祖餞兩?識。

岳神有感詩：

吾心染著色和聲，膠擾心中不獲寧。今日獲聞師指點，始知從事???

慧可感悟詩：

常空性地與常寧，徇象之夫擾失平。境界兩忘真體現，參禪妙決已無贏。

道育贊嘆詩：

佛法相傳總是心，虛無寂滅是金針。靈台染著些兒物，不是如來去後音。

國王思慕達摩

且說異見王，自別達摩以後，無日不卷卷而語其西福也。一日，備辦貢儀，謹????而書一通，遣使南渡。一則進貢中國以??，一則迎接達摩以還國。時魏莊帝永安元年正月五日也。魏帝覽其奏問，收其貢儀，問來使曰：「汝國王欲接達摩西渡，現今達摩客居少林，去往少林寺，且暮遇之矣。」言訖，宴待來使於五鳳樓，詔宋雲出使西域。

國王遣使南渡詩：

自憶當時別叔尊，海墘祖餞兩語識。懸懸終日空張望，冥冥數載雁無影。

春去春來人不見，修書遣使渡南濱。一來貢獻中華主，更欲覓訪骨肉親。

宋雲奉詔西域詩：

一自丹鳳下九重，宋雲整冠答聖聰。奏請天朝因終事，遣汝賚詔往西戎。

少林寺訪師

宋雲奉詔往西域，武王偕西域使同塵少林寺，訪問達摩。達摩在少林寺，面壁而坐。西域使臣，將見王之書奉達摩。達摩覽之，不勝歡欣曰：「國王安否？」使臣曰：「無恙。」達摩又曰：「功完行滿有定，何勞遠來以受此奔波之苦乎？」使臣曰：「此職分之所當為，何足恤哉。」達摩又詢問宋雲曰：「差大夫往西域封王耶？」宋雲曰：「然。但西域風俗事宜，未之竊領問焉，明以示我。」達摩曰：「風俗事宜，紛紛繁雜，一語不足以竟其毫末矣。大夫乞言於來使可也。」宋雲領此語，雖慧悟於心靈，亦不能洞達其旨鏡。」達摩囑來使，恭身都辭師去：「莫待予言而後何。但予有數語，留為後驗。」遂說識曰：

火另勿生心，山具令人尋。兩木不同根，目久亦非真。有詩為證，

詩云：

禪師語句意玄玄，心中躊躇不情然。今日少林分別去，未知相逢是何年。

志欲西歸

達摩師在少林寺別了宋雲，面壁九年，功完行滿。一日，欲西返天竺，乃謂從游眾門人曰：「吾十年遇般若師傳授，謂六十年以前當在本國行化，所謂時未至不敢出。六十年以後，當往震旦行化，所謂時已至不敢違。且曰，震旦之地，所獲法器菩提，不可勝紀。從游眾生，令之契悟神明，勿規規徇有。為功業南渡，未幾即可西歸，無得久住。今我兢兢佩服師訓，六十年前在西竺，六十年後在中華。自南渡登岸，接見蕭昂，金陵獲瞻帝主，嵩山如遇汝輩，一味在契悟神理上發揮，勿令眾生浮慕。有為事業雖斑斑皆我之身教，實源源遵師之心法也，果南方法器菩提不可勝紀，第佛化少弘。功行小滿，吾能久拘此哉。歸欣欣，可止則止，可行

則行，時不我與，汝諸生其謂之何。」眾徒曰：「願師久住中華，濟渡萬方群品。」有詩為證。

達摩遵師訓詩：

般若曾將道授予，時行時止作從違。渡南廣有菩提器，也合西歸勿滯濡。

又詩：

憶自登舟達海南，蕭昂梁武及諸賢。皆令性地參聖理，不在施為事業繁。

又：

中邦演教已多年，法器菩提滿座筵。震旦不能留跡住，洞庭湖裡駕歸帆。

初授慧可

達摩師欲將如來衣鉢傳與諸徒，不知何人可膺重托，又謂眾徒曰：「時至矣，菩提將不久去矣。汝等從遊有年，欲將正法付汝行持，汝勿謂隔世難言，試各言所得，我將採焉。」一門人名道副者先言曰：「如弟子所見，不執文字，不離文字。意者可以傳正法乎？」達摩曰：「子之所見，徇外遺內，得吾之皮矣。可與共學者也。」次一人名尼總持者白其所得曰：「某亦惡乎見哉。弟子今日所解如慶喜見阿閼佛國，一見更不再見，如此而已，意者如來正法屬我行持乎？」達摩曰：「子之所見，入而未深，得吾之肉。可與適道者也。」斷二子之後，一門人名道育者，第三進曰：「育也，其庶乎四大本空，五蘊非有，而我所見處，無一法可得。此可以傳正法乎？」達摩曰：「子之所見，非得吾皮，非得吾肉，大而未化，乃得吾之骨也。」最後，達摩問慧可曰：「爾之見何如？」慧可曰：「異乎三子者之擇。」達摩曰：「何傷乎？亦各言其志也已。」慧可本日默默不言，只頓首禮拜其師畢，依位而立。三子哂之曰：「不白所將書言，惟示所為於身，吾不知其所長也。」達摩喟然嘆曰：「必如子之見，始得吾之髓，子其達權人哉。吾與可也。」遂以如來正法眼，囑授慧可，且示以偈云：

吾本來敬土，傳法救迷情。一花可五葉，結果自然成。

達摩問三子所得詩：

時至予將別爾歸，如來法眼執行持。諸徒各白心中得，以便傳燈與授衣。

道副陳所得詩：

道副開先白所長，只從文字作行藏。不知紙上皆糟粕，非執非難象亦忘。

總持陳所得詩：

總持解見亦無他，一見阿羅即玉家。釋氏正宗堪付托，秤星莫認定盤差。

道育陳所得詩：

四大本空五蘊無，正宗寂滅庶幾乎。秤星見處法無得，可作沙門一嫡嗣。

慧可陳所得詩：

慧可惡乎撰異哉，向師禮拜效捐埃。少回依位從容立，不見言談緩頰腮。

達摩評三子詩：

道副襟期亞總持，總持道育莫平提。二子僅得吾皮肉，道育侵及骨撥。

獨與慧可詩：

看爾雍容不垢浮，真宗妙悟幾回頭。依吾立處如登岸，笑指慈航法水流。

江北龍吟虎嘯

達摩之歸，不特眾生欲期留，百物亦不利其去也。江北自達摩潛回以來，聞說少林寺有龍來禮師說法，有虎來伏地聽經。如此者數年，師不為怪，人不為異。及達摩師志欲西歸，物亦效靈。江北父老，夜夜見空中一龍，不興雲，不布雨，只一味吟躍，其聲悲憫，殊有可憐之色。夜夜只見山中一虎，不呼風，不攫物，只一片嘶叫，其聲哀號，殊有不忍之情。父老相謂曰：「邇來龍虎微聲吟嘯，非關國家氣數，必應偉人去留。不出月旬，定有效驗。」

龍吟詩：

靈物空中徹夜吟，想應曾聽達摩經。知師不久西歸去，故爾徬徨為阻行。

虎嘯詩：

咆哮山君徹夜號，亡因失侶嘯江頭。少林伏虎人將去，不吝哀鳴為挽留。

父老詩：

龍躍於淵世道亨，渡河虎比政聲清。邇來龍虎相吟嘯，必為高人兆生死。

嵩山鶴唳猿啼

嵩山，中岳山也。其上有太屋、石室為高人修養之所。往時，有志人將去，旬日，猿啼鶴唳。達摩在此少林寺面壁九年，妖魔攝伏，?動好修，達摩昔日講經，猿猴也曾獻果，仙鶴也曾銜花，一旦歸去，猿鶴失去主人，若無所依。猿聲啼破天邊月，鶴唳悲殘五更風。叫者心寒，聽者酸鼻，太室、少室、石室修待釋道，雖互相驚疑，卻不知其為面壁推獎，以功有菩薩將行達摩也。唯達摩自知之，自後，不告門人，一面修潔，以待其時之所至。有詩為證。

猿啼詩：

喜與悲離物有然，至人感化效修緣。玄賓何為啼長夜，面壁山翁整別筵。

鶴唳詩：

羽衣修整號仙胎，不去玄門覓侶儕。徹夜枝形聲唳歷，講經人去幾時來。

釋疑詩：

猿聲啼罷鶴聲連，應驗吾儕行果圓。人去此山誰是主？終宵驚破客心禪。

燈幡迎接達摩

且說嵩山好修之人，聞猿啼鶴唳，攪亂禪心，不安晝寢。有數步登高以占紫氣者，適見少林寺外，燈燭耀煌，旗幡紛隊，張蓋司香，羽輿掌駕，全集如林，不可勝紀。少頃，又見山行外，投刺者投刺，遞簡者遞簡。不逾時即布散而去。如此者數晚，眾人始知少林寺面壁之師不次日。諸人潔己趨前，願求普渡。達摩俱為講經說法而罷。

美達摩詩：

攪亂禪心寐不安，效占紫氣出藍關。

少林寺外多燈燭，面壁岩前簇寶幡。

張蓋司香人隊隊，羽輿掌駕卒班班。

寺人投了恭迎刺，標擬今年十月還。

告眾人詩：

昨夜峰頭望少林，門前車馬簇如雲。達摩面壁東來阻，愧煞庸愚不識人。

土神望問岳帝

中岳帝王，遵常例每年會集四岳一度，朝天，本日，岳帝自玉京朝罷歸來，詢本山土神曰：「朕往上界覲君，下方有何妖魔為祟？」土神曰：「遵大王約束，俱奉命唯唯。」帝又問曰：「面壁玉人無恙否？」土神答曰：「面壁至人，匆匆有行色。」帝驚回曰：「怎見得？」土神曰：「龍虎徹夜嘯吟，猿鶴終宵啼喚。且邇來士卒填門塞道，聞本上標擬十月西歸。只今，從游三子數上懇留修養，諸朋紛紛上乞濟，不知挽得至人車轍否？」帝曰：「吾方會集四方岳帝，待從經筵聽講，如何頓捨其去。孤明日化為坊廂耆老，苦情留之，看他何如。」有詩為證：

朝罷歸來滿袖香，稽查妖祟屬猖狂。土神覆命均供職，惟有高人去得忙。

又詩：

聞說禪師決意歸，倉忙誰命候車行。諸經未講心殊欠，挽作蒸民濟渡師。

岳帝挽留達摩

次日，岳帝果化為蒼頭耆老，竟入寺中來，參謁達摩。達摩接見，知是前番參謁老兒，乃以上賓之禮待之。問曰：「君侯謁見玉皇，玉皇有何顧問？」岳帝驚訝，伏地請曰：「弟子果本山岳神，昨日天上歸來，聞至人整旅西歸，不肖特來懇留。上人久住此山，裨下神得終其證修之業。」達摩曰：「吾業未完，何能去得。汝欲聽經，何須??聞。」遂為岳神說偈曰：

幻作蒼頭一壽翁，時法逐人??。解則識揖色?迷，則??分別計較。

息現量者悉皆是，夢若識取必本寂。滅?多一動念處，各是正覺??。

岳神得此偈，遂禮謝師而去。有詩為證：

幻作蒼頭一壽翁，謁師頂禮訴情衷。此來本為留行計，不意高人?跡踪。

達摩問岳神詩：

君候昨自玉京回，親領天皇顧問來。地上妖邪多評遍，傳燈佛子若知誰？

岳神辭達摩詩：

我本嵩山一岳神，被師慧眼見分明。聞師證果將歸去，幻作耆民挽駕行。

達摩再授慧可

達摩師既授慧可以正法，又密喚慧可叮囑曰：「昔如來以正法眼付迦葉大士，流傳幾十代至般若多羅。般若多羅師知我為法，遂揭殘燈而授之於我。我來南土，轉求法嗣，惟子可膺重托，又將此遺照而付之於汝。汝當體我之心，善為護持，勿令統緒斷絕。又授汝袈裟一領為法信。二者表曰，內傳法印以契證心，外付袈裟以定宗旨。後代澆薄，疑慮競生，言吾係西方之人，汝乃南方之子，從何得法，憑何證驗。汝今受此衣法，庶卻後日所生疑難。但此衣法，用以表明化無壘無礙耳。吾滅後二百年，衣止不傳，法周沙界。明道者多，行道者少。說理者多，通理則少。潛符客證，千萬有餘。汝當闡揚，勿輕未悟。一念回機，便同本得。」有詩為證：

迦葉初膺衣鉢傳，源流般若幾經年。多羅復把燈傳我，我揭餘光托子沿。

又詩：

法師袈裟並授爾，好宣持護受靈符。縱他澆薄生疑慮，法衣憑依可卻除。

又：

吾道流通二百年，法周沙界眼無傳。潛子密證方揚闡，?拈胸中善與言。

達摩三授慧可

達摩師授慧可法印袈裟，又喚叮囑之曰：「吾有楞伽經四卷，亦付與汝。此經關係非小，乃如來心地法門，令汝後日開講，眾生裨得從談入悟。且吾自西天到此，五毒中旁門之毒出而試之，置石石裂，其毒太苦，汝盍慎之防之，勿令毒我者而毒子也。南印東土，地之相去或千餘里，吾今離南印而至東土，豈無謂哉。見赤縣神州，廣有大乘氣象，故逾海越漢，不憚艱辛，為??人也。詎意機會不諧，潛回江北，面壁山林，如愚若訥耳。今得子傳授，則南來之意已終，復何留哉。」有詩為證：

授子楞伽四卷經，如來心地法門誠。眾生用此為開示，令彼浸浸妙悟深。

又詩：

道德高深忌者憎，五回中毒欲傷生。?歸試毒山中石，立見崔嵬石裂崩。

達摩遊千聖寺

一日，達摩謂諸徒曰：「數日間為各處使臣攪擾，未及談得佛事。今日稍暇，攜汝輩同往禹門千佛寺一遊何如？」眾徒曰：「惟命是從。」本日，師往禹門千佛寺遊覽，果見寶殿巍峨，浮圖峻聳，門前帶水環腰，寺後屏風靠背。縱步閒觀，肺腑觀盡江山景致。朝西獨坐，精神多瀟灑，宅舍清幽。瑤草琪花，天為如來呈供品。鶯啼鳥語，風物華子奏音正。所謂意相關，禽對語，生香不僅花是也。好座今聖寺，只少恬如來弟子，連宿三日。

達祖攜徒謁禹門，禹門勝概與平分。遊觀何為淹三日？意在離凡與脫塵。

楊太守謁達摩

且說期城太守楊炫之，一生宗信佛教。每遇僧人，俱隆禮接待。聞得達摩師在千聖寺遊玩，即放下政事，躬造千聖寺謁見達摩，遂問曰：「西天正印，師承為祖，其道何如？」達摩師答曰：「明佛正宗，行解相應，名之曰祖。」又問曰：「此外更有何義？」師曰：「須明他心，知其古今，不厭有無，於法無取，不賢不愚，無迷無悟。若能是解，故稱為祖。」炫之又問曰：「弟子皈依三教亦有年矣，而智慧昏蒙，尚迷真理。適聽師言，罔知攸措。望師慈悲，開示宗旨。」師知太守來意懇切，即為說偈曰：

亦不賭惡而生嫌，亦不觀善而勤措。亦不捨智而近愚，亦不拋迷而就無。

達大道兮無量，通佛心兮出度。不與凡聖同躔，超然名之曰祖。

太守為師除難

本日，太守聞師說偈，悲喜交併，言曰：「願師久住世，一日化導群。」師曰：「吾即逝矣，不可久留。根性萬差，多逢愚難。」炫之曰：「未審何人，弟子為師除得否？」師曰：「吾以傳佛秘密，利益迷途，害彼自安，必無此理。」炫之曰：「師苦不言，何足以表幻變觀照之力。」師不獲已，乃為之讖曰：「江槎分玉浪，紅炬開金鎖，五口相共行，九十無彼我。」炫之聞師此語，莫究其端，但然記於懷。本日，稽首拜謝其師而去。有詩為證。

太守問：

聞得禪師勝地游，特來參謁問源流。西天正印俱歸祖，詳為鰕生說事由。

達摩答：

佛名為祖匪虛稱，智慧聰明博古今。不厭有無不迷悟，能如是解道高深。

太守復問：

三寶歸心亦有年，昏蒙智慧尚迷玄。聞師訓告驚無措，廣示慈悲得證緣。

按達摩禪師示指楊炫之讖語，雖當時不測，而後皆符驗。

時莊帝崇奉釋教，禪侶詣闕如翬。有林光統律師流支三藏者，俱僧中之鸞鳳也。見師遠來演教，斤相指心，每與師議論，不免是非心起。達摩師在中土，獨振玄風，普施法雨，故偏局之量，自不能堪。競起害心，數中毒藥。前五度中毒，師以業緣未滿，旋中旋解。待藥中六度，師以化畢，傳法得人被中之，師安之不復解救，遂端而遊。即魏莊帝永安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也，本年十二月二十八日，慧可眾徒葬砌於熊耳山，起塔於定林寺，並具文以祭之，有詩為證：

普施法雨播玄風，斤相明心作釋宗。南土禪僧中徧線，不能容物反相攻。

又：

律師三藏鳳鸞稱，何為容徒起妒心。五度毒加師已覺，六回緣滿任傾生。

又葬詩：

形殯中華熊耳山，佳城鬱鬱不闌珊。誰知得道能蟬脫，不意翩翩隻履還。

武帝迎請達摩

魏莊帝繼體，為一國人主，性亦好佛，但林律師流三藏，當時號為僧鸞鳳，故魏帝宗信在此，未及求證達摩也。及聞達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悟解弟子，慧可斷臂，授衣功果，表表不凡，私心甚豔慕之，遂遣使往少林寺，迎請入朝演教。達摩在日，人多忌之、毒之、毀之、阻之；達摩逝去，人多奇之、信之、思之、慕之。使臣賚詔入寺，達摩已圓寂多時。弟子慧可輩，星夜具表，同使臣朝呈謝恩。魏帝閱慧可表，心殊愴然，深以不得奉教為欠，詔慧可闡揚其化。

使臣詔詩：

積厚從未流必光，達摩證悟性名香。魏君金闕飛丹詔，迎請歸朝講老莊。

弟子覆命詩：

禪師捨我人憑依，遺下皮囊葬耳西。貌矣商容悔莫及，有孤奉詔九天飛。

魏帝詩：

少林面壁已經年，愧朕無緣未傳筵。衣鉢授卿須拓大，莫教斷絕朕如箋。

宋雲趨朝覆命

宋雲別了達摩，望南而還。山迎水送，越數月跋涉，遂到之中華勝地。

次日，整冠服上京覆命。魏帝見宋雲出使，於國有勞。莊帝問曰：「大夫遠使西夷，曾有故人否？」雲答曰：「大夫無故交，安有故人。第臣歸國，行至蔥嶺，遇見達摩禪師，手持隻履，翩翩獨往。臣問師何往，彼對曰西天去朝佛。所遇故人，惟此一人而已。」魏主笑曰：「卿誤矣。卿出使後，孤具書迎請達摩，道達摩禪師已圓寂，屍葬熊耳山，塔建定林寺，及今已三載有餘。卿適云日前蔥嶺相遇，真白日魍魎，豈不誤也。」宋雲曰：「臣非獨遇，諸從者目有同視。今如帝言，是達摩脫化之驗也。」魏帝即詔道副眾徒，啟柩視之，柩中惟存隻履。帝大驚訝，遂遣書。

宋雲詩：

明日趨朝覆魏君，九重慰問受艱辛。達摩隻履逢蔥嶺，此是他鄉遇故人。

莊帝詩：

達摩圓寂已多年，蔥嶺相逢不自然。屍葬耳山經耳目，如何持履孤翩翩。

又詩：

蔥嶺翩翩揭履行，宋雲會別兩分明。歸朝具奏開柩視，惟有當年隻履存。

撰碑賜諡

梁武帝聞達摩在魏國教化大行，已自悔悟，欲親洒宸翰，為達摩作去思碑。後因機務刻決不惶，遂停止其事。及聞達摩圓寂，亦欲與之撰碑，敘其南來始末，有志未果。逮今接得魏主敘達摩蔥嶺遇宋雲書，大為驚駭，悔不能慧悟，闡明宗旨，徒為此有漏之因，有辜如來南渡之意，遂親筆撰碑，勒石以表其誠。又賜徽號曰：「敕封圓覺大法禪師。」魏帝又降詔，取遺履於少林寺供養，名其塔曰寶觀寶塔，門人慧可傳其法衣，稱其師為東土始祖。

撰碑詩：

立碑紀汝渡南勛，朕為禪師撰序文。有意屬孤孤莫識，西天歸去會無門。

賜諡詩：

沖齡慧辨已標奇，般若寅將道屬持。靈性通慧非執滯，諡稱圓覺大禪師。

武帝哭詩：

憶昔拳拳啟發予，愧予蒙昧莫潛孚。於今持履西天去，尚得慈容面阿孤。

魏莊哭詩：

聞說高人得正傳，寡緣未得傳經筵。浮名宗信如來教，冷卻真禪開偽禪。

蕭昂哭詩：

我佛南來演正宗，獲瞻寶像效趨從。思聞圓寂西天去，孰為開迷覓正宗。

宋雲哭詩：

蔥嶺翩翩遇聖師，庸知圓寂歲三餘。煌煌寶像渾如昨，頃刻人天別兩途。

道副哭詩：

初將文學對師陳，道得皮膚尚未深。今日西天歸去也，孰為澄映萬川星。

尼總持詩：

道真厭飫已非粗，湛湛青天霧障虛。至味卻從師揭去，依然食肉一凡夫。

道育哭詩：

毅然卓立驗修為，達變從權未剖籬。再獲老師為冶化，甬能廣大盡精微。

慧可哭詩：

斷臂師前為格師，承將衣法付愚庸。肩挑重擔非容易，恐負傳燈屬望私。

見王哭詩：

不意慈悲出譜宗，為予懺悔禍災躬。渡南不返西天去，叔姪緣慳業落空。

宗勝哭詩：

誤入旁門賴覺迷，正宗揭示日披羶。亦趨亦步宗心印，詎意天遊不及依。

波羅提詩：

旁門陷溺已經年，特得禪師為濟援。今日庶幾正宗脈，敢忘仁者意拳拳。

六宗哭詩：

我為先年失所依，紛紛淪溢小旁支。幸師濟我歸真覺，海闊天高佩德輝。

慧可祭師文：

維魏永安元年月日，弟子慧可、道副、道育、尼總持等，謹以庶饑齋果之儀，致祭東土始祖達摩圓覺禪師之柩前而言曰：嗚呼，天生精儲粹孕，瑞罩祥籠，異香馥鬱襲人，神光燦耀滿室。先祖正印，屬彼承之；後裔法衣，屬彼襲之；旁門偽學，屬披辟之。在南印，則南印眾濟；在東土，則東土化彌。彼蒼卓見於此，故發祥於西域，令彼由家以及國。多羅早見於此，故傳燈於南印，由親以及？。寶珠辨而二兄讓智，六宗辟而萬眾皈依。異見王輕毀如來，則為之懺釋其非。

染武帝崇奉佛教，則為之開導其機。修德勤業，戚戚儲君，或可旦夕疾病之至。寫經造寺，堂堂天子何必矜人天小果之為聖。帝問而廓然，無朕以對。不識？而潛回江北以居。面壁少林，誰識比丘為活佛。無言默坐，安知長老即真如。曠達神光，積雪垂腰，立志法嗣，神刀斷臂而動慈悲。傳法印以證內心，授袈裟以除後議。也曾為龍虎說法，也曾為嵩岳談微。振玄風而遭物論，斥？而起人非。禪雋有僧中鸞鳳，流林為三藏律師。局褊示人不廣，五毒而靈性先知。一一曰自言時至，會集三子各陳所得，何如總？持得道之肉道，副之皮道，育僅得骨？。慧可深入髓脂，自人手兢兢修證。

達師指慧逃走

次日，武王祭畢。達摩在雲頭呼慧可曰：「佛性好悟耶，佛祖欲傳燈耶，法器指破耶。」慧可見達師顯，願求指示。達摩與慧可，又說偈曰：

師壽於百歲，八十而造非。為近至莫故，重修而入道。

雖具少智慧，而多有彼我。所見諸美等，未嘗生珍敬。

又偈：

二十年功德，其心未恬靜。聰明醒慢故，而獲至於此。

又詩：

得王不敬者，當感果如是。自今不疏忽，不久成奇智。諸聖悉得心，如來亦復爾。

又詩：

定慧為宗立戶門，願將與義欣知？。如來定慧非同汝，真？難容世道？。

又詩：

定慧如何一二拘，勝師傳授頂盤珠。定無定處慧非慧，一二拘？是背師。

又詩：

值數而違刺，當名不副名。金繩開覺悟，革舊自歸誠。

又詩：

宗名實相意如何？幸為條陳發我愚。只恐相空無實相，多因幻妄墮迷途。

相名無相何能定，不定難言相有真。變故循環非在在，有無流轉卻津津。

又：

容相何能變，有中怎說無。婆羅能是解，逃墨必歸儒。

又：

勝多沉溺小旁門，分立諸宗大亂真。身且不知牛跡陷，何為喧鬧亂紛紛。

又：

旁門立六宗，狂奴傲主翁。建議驅除策，縱容漸次攻。

羅漢赴會

達摩指點慧可法器，回轉雷音寺見如來佛祖。佛祖問曰：「功成多少？業成多少？」達師曰：「功修一分，業成些小。」佛祖喚諸徒曰：「瓊漿相待。」尊者可歸次位，聽蓮花會，講經，超度孤魂，謹依法旨。有詩為證

實相諸徒已覺非，此宗無相亦須規。問渠無相居何處，恐與沙門道裂支。

又詩：

我名無相隱渾淪，三昧圓融罔執循。變化莫知神孫境，能將口說為君聞。

又詩：

無得三昧相，莫當三昧名。波羅問慧可，即悟性之靈。

慧可逃走

慧可聞師指點，收拾袈裟衣鉢法器，正當二鼓逃走。波提聞師指教慧可逃走，意欲追求傳燈之計。眾徒聞說慧可逃走，欲去趕上，「結果此賊，方消吾恨。」波提曰：「不可。師在，傳燈與他。今日達師升天，我與汝眾人行凶耶！」眾人聞言，不管其事。波提追趕慧可。慧可知他來追，急急忙忙而去。波提觀見慧可，呼曰：「慧師等吾，同去行化，普度眾生。」越趕不上，慧可足下生雲。波提方拜為師。

慧可逃詩：

多方行化脫波提，約下東來一著棋。今日南逃明日北，何時事寧得青夷。

波提追詩：

用盡機關為佛僧，幾回趕上幾回逃。慧可若不傳正法，空買名聲天際逃。

又詩：

心中雖吉外頭凶，川下僧房門不中。為遇毒龍生武子，忽逢小鼠寂無窮。

神光白日昇天

次晚，囑贊已畢，即普度眾生。忽見一猛虎伏在壇下，慧師隨次跨虎，虎忽然飛騰在空中。眾尊者曰：「何不回到雷音寺，參見佛祖如來。」慧師隨虎而下，誦講諸品經卷。喚波羅提曰：「我今欲回雷音寺朝佛祖，你在此依法而行。」說畢，即現毫光閃閃，見旗幡鼓樂齊鳴。

武帝元年七月二十四日神光圓寂升天。壽歲一百一十九歲。
慧可圓寂放神光，現變無窮出異常。
波提求師傳佛教，化行本國德無量。
又詩：